**女權之聲：無懼年代(Suffragette)導讀**

顧燕翎（台灣銀領協會理事長）

|  |
| --- |
|  |

資料來源：內容摘自「GENDER在這裡，性別視聽分享站」之性別映象單元

網址：https://www.gender.ey.gov.tw/Multimedia

**看電影時有想到以下的性別觀點嗎？**

一、幕前幕後

　　本片堪稱貨真價實的女性主義電影，有史以來第一部以婦女運動為主題的劇情片，講述1912-13年間英國倫敦一群婦女爭取女性投票權的故事。女編劇Abi Morgan、女導演Sarah Gavron加上以女性為主體的演員群和婦女史顧問，透過勞動婦女的角度來回顧一段重要的婦女史。2015年秋天推出後，不到半年即創下全球票房3000 萬美金的佳績（預算為1400萬美元），在仍由男性主導的電影產業為女性電影注入強心劑。可惜在台灣雖然搭配2016年初女總統候選人的熱門話題，於投票日的前一週隆重上映，台北火車站也掛出了巨幅海報，觀眾仍反應冷淡，匆匆下片，票房不到100萬台幣（約3萬美金） 。

　　編劇事後在訪談中表示，製作群並沒有刻意要拍女性主義電影，她了解這個名詞所引發的恐懼感和對立。她們只是想要探究一段被淹沒的歷史，呈現不同於以往電影中的女性形象，了解這些製作炸藥、癱瘓通訊系統（當時通訊主要仰賴郵政，倫敦每天收送信件三、四趟，炸掉郵筒相等於今日切掉網路）、進出監獄、受家人街坊唾棄的女人為什麼會走上這條不歸路。更重要的是，她們希望這部片子好看、吸引觀眾，證明女人拍的片子也可以賣錢，這樣才會有人願意投資更多女性題材，重視女性電影工作者。

　　工作群花了六年時間做研究和準備，她們在倫敦的博物館裡爬梳舊日記、傳單和信件，正好2003年警方開放了90年前的舊檔案，她們也才有機會讀到警察監視、跟踪這些女人的調查報告、國會聽證的紀錄，根據這些線索拚湊起歷史軌跡和圖像。所以電影中有真實的人物，如領導激烈反抗爭取投票權的潘克斯特(‎Emmeline Pankhurst)和死於國王馬下的戴維森(Emily Davison)；也有真實人物的綜合體，如本片女主角茉德(Maud Watts)、藥劑師艾琳(Edith Ellyn)和國會議員之妻霍頓太太(Alice Haughton)，她們分別代表了參與運動的不同社會階層的女人：勞工、中產階級和貴族／上層社會。編劇原本設想霍頓太太為主角，因為實際參與運動的好幾位女性都是國會議員的妻子，而早期運動也是以中上階層女性為主體，但是在閱讀資料過程中，她發現了後加入的勞動婦女在多重迫害下展現的強韌生命力，以及類似今天職業女性的生命經驗，而改變了敍事的角度。

　　參與這部電影的製作不只對編劇而言是一個學習過程，對演員亦如是。學校的歷史教學通常都沒有婦女史，為了培養演員們的現實感，在排演的場地還設了一間資料室，陳列史料，供她們閱讀。演員們也真的找到了她們的認同對象，飾演薇拉的女演員(Anne-Marie Duff)愛極了她所演的角色，那位在洗衣廠工作、不斷受到家暴、被同事冷眼相待、引領女主角參與運動的女工，Duff受訪時說，薇拉熱情、風趣、強悍、個性複雜。在她發現自己又懷孕之後，演員Duff自動加了一句台詞：「我實在太累了。」深深擄獲了女性觀眾和其他演員的心。

　　和婦女團體結盟後的工黨聲勢大振，1918年（戰爭結束）修改選舉法(Representation of the People Act)時發揮了舉足輕重的影響力，所有男性年滿21歲獲得投票權；女性年滿30且擁有財產才能投票。1928年再次修法，女性終於得到和男性相同的投票權。

　　這部片子很快找好女演員，卻不易找到配合演出的男演員，因為他們不習慣配合女人表演，卻忘了在數以千計的電影中，女演員都曾經稱職地配合演出男人的故事。片中有五個重要男性角色：表示同情、最後卻沒有支持修法的國會議員；壓榨和性侵員工的洗衣廠老板；同在洗衣廠工作的茉德丈夫，因為受不了嘲笑而將妻子逐出家門，將兒子送人領養，他告訴茉德，法律規定，孩子是他的；執法的警察工於策略，他將逮捕到的女人放回家，「讓她們的丈夫來收拾。」結果茉德真的被丈夫趕出去，但警察看到強制灌食也心生不忍，說太殘酷了；第五位是茉德年幼的兒子，他說父親告訴他，媽媽的腦袋生病了。這幾位分別代表了茉德生活中不同階層、不同位置的男性。

二、回顧婦女史

　　英國中上階層婦女爭取投票權始於1866年（當時男性投票亦僅限於有財產者；勞動婦女自1840年代起積極參與工運，抗議低工資、惡劣的工作環境，卻未涉參政），雖然在國會中得到不少支持，卻難以跨越門檻，1903年潘克斯特感到和平手段無效，另組「婦女社會政治聯盟」(The Women’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)，改採街頭、激進路線，吸收勞動女性，鼓勵全英國女人採取行動、用自己的方法抵抗(”Deeds not words.” “Be militant in your own way.”)所以片中出現跨階級女性並肩作戰的場景，女工茉德也受邀到藥劑師艾琳家中喝茶。但因為故事集中在茉德身上，本片被批評缺少了運動的複雜性，也沒有納入來自殖民地的移工。若再加上激進派女人集體練拳腳以自保、發展密碼用明信片互通訊息等史實，足以發展出更多動人的故事。

　　激烈手段似乎沒有得到社會多數人認可，甚至被認為阻碍了國會的支持，（紐西蘭婦女採取議會路線於1893年獲得投票權。）所以由議員之妻弗斯太太(Millicent Fawcett)領導的「全國婦女投票聯盟」(National Union of Women’s Suffrage Societies)始終維持體制內遊說和結盟，擁有五萬多名會員，人數是婦女社會政治聯盟的十倍。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，婦女社會政治聯盟放棄抗爭，全力支援戰事。全國婦女投票聯盟則進行與錢少勢弱的工黨合作，於1912年成立勝選基金(Election Fighting Fund)，提供工黨候選人競選經費和人力支援（1911年前國會議員無薪，之後薪水低，但開銷大），一起對抗對女性不友好的政黨；工黨則將婦女投票權列為黨綱，並且承諾在修改選舉法時堅持納入女性。

　　與電影相較，真實的婦女史更複雜、更發人深省。感謝婦女研究學者的辛勤探索，帶領讀者一步步近窺真象。縱使我們一時無力改變身邊現狀，也得以在前人的奮進不懈中找到了慰藉和希望。

|  |
| --- |
|  |